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八十九

湖西閣鎮珩輯

市政考

市征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有災害物賈市不稅爲民困乏也金銅無凶年

因物賈大鑄泉以饒民

廛人掌歛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

於泉府

布泉也紵布列肆之稅布總讀如租穗之穗穗布謂守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

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

凡屠者歛其皮角筋骨入

於王府

以當稅給作器物也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

凡珍異之有滯者歛而

入於膳府

久則將瘦隳腐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

事而官不失實

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

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眾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正司
之謂為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

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征厘與所止邸舍也關

下亦有客舍其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不出於

出市如市之厘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商或取貨

私道出稅者則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於民間無

沒其財而提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於民間無

聖節者至開關為之聖節及傳出之其國凶札則無關門之

有聖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

征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

漢高祖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一石

五千乃約法省禁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

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為私奉養不

領於天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

得仕宦爲吏文帝時晁錯說上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
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千百
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
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之所以兼并農人農人
所以流亡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人已
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
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武帝元光六年初算
商車馬氏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卽位甫一紀征利已至
於此然則府庫之積其可恃哉興利之臣不知爲誰時
鄭當時爲大司農以他日薦桑弘羊咸陽孔僅觀之益可疑
也政使非其建白亦任奉行之責矣漢人多言汲鄭其實當
時非黯比也黯奮不顧身以折功利之衝當
時乃薦拊刻之人以濟主欲烏得並稱哉
元狩四年自作

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

賈滋眾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

有差請算如故

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算也

諸賈人末作貨買賣買

居邑貯積諸物

貨賁也貨假與

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

自占

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爲名簿送之於官

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

租及鑄

以手力所作而賣也

所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輶車一算

非爲三老非爲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

商賈人輶車二算船

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

告者以其半畀之

有不輸稅者令人得告以半與之

天子旣下緡錢令而尊

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

義縱傳時楊可

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人部吏捕其爲可使者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所

出謂之緡茂陵中書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有司理之獄少

反者

反謂從輕而出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理郡國緡

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

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衣

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初大

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

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土林旣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

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

卽就也比謂比者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禽獸及與諸官官益

雜置多

謂新置官員分掌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碩及官自

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

緡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武關稅出入者以給
官吏卒食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
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也家在東萊言往
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
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
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
者嬪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
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區謁舍若客館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
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末年盜賊羣
起河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

貢三十而取一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其實利在侵削

宋孝武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挾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歛旣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入市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顗贊成之後主大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歛何足爲也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卽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

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

唐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雜關通未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夫關市之稅者唯歛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

人何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氣結黨連羣暗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擾亂殊俗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且如天下諸津舟行所聚洪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何則關爲結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乎古人有言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

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
儲多寔卽請倍算商客加歛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
懼開元元年左右拾遺劉彤上表曰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取
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
今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寬厚歛重徭免窮苦之子
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上令將作大
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
責海內鹽鐵之課德宗時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
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帝納其策
屬軍用迫蹙亦隨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文宗時御史臺奏
太和三年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權

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伏以天下無事聖政日躋務去煩苛與民休息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博訪諸道委知自太和三年準赦文兩稅外停廢等事旬月之內或以督察不嚴或以長吏更改依前卻置重困齊人望今後有出使郎官御史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旨依開成二年武甯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並稅其雜稅物請停絕勅依元賞所奏其官司悉罷泗口稅額準徐泗觀察使今年奏狀得錢一萬八千五百貫文內十驛一萬一千三百貫文委戶部每年以寶錢逐近支付泗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錢賜充本

軍用其它未贍委任才臣其息怨咨以泰行旅

後周顯德五年勅諸道州府有商賈興販牛畜者經過處不

得抽稅貨賣處據賣價每千抽稅錢三十不得別有邀難唐

室贍鎮多擅征利及五季諸國益務撙聚財貨故征算尤繁

宋都商稅務掌收京城商旅輸左藏凡州縣置務關鎮亦有

之大則專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令都監監押同掌行

者謂之過稅千錢算二十居者謂之住稅千錢算三十行旅

齎裝非有貨幣無得發篋搜索凡細碎交易嶺南商賈齎生

藥及民間所織縑帛非齎於市者皆勿算常稅名物令有司

件析揭于版應算物貨而輒藏匿爲官捕獲沒三分之一以

半昇捕者販鬻不由官路舉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

稅建隆初橘園魚池水磴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
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詔廢省緣河州縣民船載粟亦輸算
三年始罷陳州私置蔡河鎮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
倍征太平興國三年悉除之淳化二年詔諸路轉運使部內
州軍市征所算參酌裁減以利細民據實錄上謂趙普等曰
王仁贍縱吏爲姦諸州
場院皆隱沒官錢朕初卽位悉罷去分命使臣掌其事至道
利入遂數倍以此見諸州監當分差使臣自太宗始
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天聖以來
國用寢廣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
天下通有無何可算也康定元年西邊兵費不給州縣或增
算名物朝廷悉命蠲去下詔戒勵毋搜索行老家屬歲儉免
算耕牛水鄉或弛蒲魚果蔬之稅民流而渡河者亦免算應

算而匿不自言者雖聽人捕告抵舉然須物皆見在乃聽至
歲課贏縮屢詔有司裁定前後蠲放不可勝數皇祐中歲課
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嘉祐以後弛茶禁至治平中
歲課增六十餘萬而茶稅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熙甯以來河
北河東陝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賦衛貨至邊貿易以輸官者
勿稅河北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後歲稔復舊五年以商稅
院隸提舉市易務七年減國門之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
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蠲課息以檢捕獲失之數爲賞罰
既而以歲旱有是命鄭俠曰每商旅納官稅一百文卽專欄
所得市利錢幾何請處申約官稅一百
專欄等得事例錢十文中以給食錢已而市易司作弊收事
例錢不及十文亦收十文當立法時不曰事例錢而以市利
名之者取孟子所謂有賤丈夫左
右望而罔市利之意是賤之也元豐二年熙河路制置邊

防財用李憲擅權本路商貨令漕臣劾其舉導洛通汴司請
置堆垛場於泗州買物至者先入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
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城倉爲場非導洛司船而
載商稅入汴者許糾告雖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發箔柴
草竹木之類勿禁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船丈尺謂之格納分
三等有所較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自泉福兩浙湖廣至者
皆金銀物帛直或萬餘緡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
類直纔百一而概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
米請自今用物貴賤多寡計稅官給文憑聽鬻于部內否則
許糾告以船貨給賞詔如所奏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言商
人負正稅七萬六千餘緡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詔蠲倍稅

納正稅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元祐元年戶部請令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爲新額三年又以天聖歲課爲額七年罷諸路承買土產稅場八年權蠲商人力勝稅先是熙甯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及汴泗埽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行天聖免稅之制軾奏見荒政考既而尙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復權蠲之自哲宗卽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年藍從熙欲復其事令泗州及京師洛口各置埽場並請復麪市牛羊園詔下尙書省久之遂寢至宣和中提舉王獻復言之竟不行五年令戶部取天下稅務收數酌多

算爲中制其增名額及多稅者論以爲制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期以百日免倍稅二年詔在京諸門衣履穀菽雞魚蔬果柴炭瓷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蠲數令大觀庫給償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商販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輪稅歲終報轉運司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駝驢騾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牟利者眾宮觀寺院多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賈販故有是詔三年詔以蠶織農具耕牛至兩浙江東者給文憑蠲稅一年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權蠲稅一年臣僚言舊制場務立額以五年增虧數較之增者取中數虧者取最高數爲新額故課息易給近諸路轉運司不循其法致

貨價騰踊官課愈負請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建炎元年詔
販貨上京者免稅又詔販糧草入京抑稅者舉之北來歸正
人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紹興中四方稅間有增置及江
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收稅而諸路增置之稅
場山間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免又以稅網太
密減併者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牛米薪麪民間
日用者並罷先甯嗣服諸郡稅額累有放免然貪吏並緣苛
取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擅用稽察專闕收檢
虛市空舟有稅以食米爲酒米以衣服爲市帛皆有稅行李
則搜囊發篋貧民貿易村落指爲漏稅輒加舉空身行旅亦
白取百金紆路避之則闌截叫呼有貨物則斷舉倍輸倒囊

而歸聞者指爲大小法場

陳傅良曰藝祖定商賈則例累朝守爲家法凡州縣小可商稅不敢專擅創取動輒奏稟三司取旨行下景德四年三司鹽鐵商稅案奏據濱州監稅李忠恕狀準條銀每兩稅錢四十文其專攔等卻稱銀元來不納稅錢事省司檢會景德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勅令將銀出京城門往諸路州軍並須於在京稅務納錢每兩四十文不降指揮只是條貫自京出門其濱州稅務元不收稅合依久例不得創收天禧四年福建轉運司奏尙書屯田員外郎方仲荀奏乞收福建枋木稅每估一貫稅一百文本司勘會祥符編勅每木十條抽一條訖任販貨賣不收商稅天聖七年福

建運司奏福州商稅有當增收錢者八當減錢者五當不收錢者十當創收錢者十二有旨創收增收並不行消化三年令諸州縣以端拱元年至淳化元年課利最多錢數立爲額比較科罰商稅比較自此始及王安石更改舊制增減稅額所申省司不取旨矣熙寧三年九月中書劄子詳定編勅所參詳場務課利增虧本州保明三司定新額始牒轉運司令本處趑辦往復經動年歲虛有畱滯莫若令本州自立額比較有旨從之本州比較自此始商稅輕重皆出官吏之意有增而無減矣政和間漕臣劉旣濟申明於則例外增收一分稅錢而一分增收稅錢窠名自此起至今以五分充州用五分充轉運司上供謂之五分增

收錢紹興二年令諸路轉運司量度州縣收稅緊慢增添稅額三分或五分而三五分增收稅錢窠名自此始至今以十分爲率三分本州七分隸經總制司謂之七分增稅錢而商稅之重極於今日

金中都都商稅務司使掌從實辦課以佐國用都監掌簽署文簿巡察匿稅

司使四人公使十人餘置官吏同酒使司

貞元元年以都城隙地

賜隨朝大小職官及護駕軍各徵錢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務勑虧及功酬格罷諸路關稅止令議察二年尙書省奏山東西路轉運司言坊場河渡多逋欠詔如監臨制以年歲遠近爲差蠲減二十年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明昌元年勅尙書省定院務課商稅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

百一十六處比舊減九十四萬一千餘貫遂罷坊場尙書省
奏今天下使司院務旣減課額而監官增虧旣有陞遷追殿
之制宜罷提點所給賞罰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點官侵
犯場務者論如制從之五年言者乞復置坊場不許惟增置
院務詔尙書省參酌定制遂擬遼東北京依舊許人分辦中
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視量添設院務二十三處自今歲九月
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間中都稅使司歲獲十六萬四千四百
四十餘貫承安元年歲獲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貫泰
和六年制院務虧令運司差官監榷貞祐三年議欲聽榷場
互市用銀而計數稅之
上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也平章盡忠權參知政事德升
曰賞賜之用莫若銀絹而府庫不足以給之互市雖有禁而
私易者自若稅之則歛不及民而用不足平章高琪曰今軍
未息而產銀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罄矣上曰當熟議

之興定元年集賢諮議官呂鑑言嘗監息州推
場每場獲布數千匹銀數百兩兵興後皆失之

元太宗始立徵收課稅所凡倉庫院務官命官司選有產有
行人充之所辦課月赴所輸納有貿易借貸者徒二年杖七
十所官擾民取財者罪如之中統四年凡在京權勢之家爲
商賈及以官銀賣買之人並令赴務輸稅入城不弔引者同
匿稅法至元七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千錠爲
額溢額者別作增餘以上都商旅往來艱辛特免其課二十
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提調增羨者遷賞虧兌者貽賞降
黜院務官俸鈔於增餘錢內給之是年定上都稅課六十分
取一舊城市肆院務遷入都城者四十分取一二十二年又
增商稅契本每道爲中統鈔三錢減上都稅課百兩取七錢

半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稅腹裏二十萬錠江南二十五萬錠二十九年定諸路輸納之限不過四孟月十五日三十一
年詔天下商賈有增餘者毋作額元貞元年增上都之稅天
歷之際天下總入數視至元七年額不啻百倍云

明制凡納稅地置店歷書所止商氏名物數官司有都稅有
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稅課有本色
有折色稅課司局自京城及各府州縣市集凡四百餘所後
裁併十之七抽分在南京曰龍江大勝港在北京曰通州白
河盧溝通積廣積在外曰真定杭州荊州太平蘭州廣甯又
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
止鹽山縣凡稅課徵商估物貨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

課又有門攤課鈔領於有司大祖初卽吳王位改在京官店
爲宣課司府縣官店爲通課司凡商稅三十取一過者以違
令論彰德稅課司稅及蔬果飲食畜牧諸物帝聞而黜之山
西平遠主簿成樂秩滿來朝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
有定額若以恢辦爲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命
吏部移文以訊十年戶部奏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百
七八十處遂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各一人覈實立爲定額
十三年稅課司局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三百六十四處悉
罷之胡惟庸伏誅帝諭戶部曰曩者姦臣聚斂稅及纖悉朕
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
天下抽分竹木場明年令以野獸皮輪魚課製裘以給邊卒

初京師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貨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駟僮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爲屋名塌房以貯商貨永樂初制嫁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旣稅之物車船運已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準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山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甯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其商稅宜遣人監榷一年以爲定額帝從之洪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鈔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由是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部兩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錦衣衛兵

馬司官於城門察收侍郎曹弘言塌房月鈔五百貫良苦有
鬻子女輸課者帝令覈除之及鈔法通減北京蔬地課鈔之
半正統初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
增未幾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有司九年王佐掌戶部
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榷漸繁
矣景泰元年于謙柄國減張家灣及遼陽課稅之半大理卿
薛瑄言抽分薪炭等匿不報者準舶商匿番貨罪盡沒之過
重請得比匿稅律從之成化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
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後易以銀至是益至數萬兩尋
遣御史權稅孝宗初御史陳瑤言崇文門監稅官以掊克爲
能非國體乃命客貨外車輛毋得搜阻又從給事中王敞言

取回蕪湖荊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貳官監收十三年復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靜請革新設諸抽分廠未一年太監鄭璽請復設於順德廣平工部尙書李鏊依阿持兩端橫征之端復起尋命中官李文馬俊之湖廣浙江抽分廠與主事中外權稅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廣東稅課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眞定諸府抽印木植中官京城九門之稅弘治初歲入鈔六十六萬餘貫錢二百八十八萬餘至末年數大減自正德七年以後鈔增四倍錢增三十萬嘉靖三年詔如弘治初例減錢三十萬直省關稅成化以來折收銀後復收錢鈔八年復收銀爲定制太監李能請於山海關權商

稅行之數年以主事鄔閱言罷之其後復山海關稅罷八里舖店錢四十二年令各關稅額外餘饒入公帑隆慶二年始給鈔關主事關防勅書尋令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遠者令佐貳官收貯府庫季解部主事掌覈商所報物數收解無有所與神宗初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船二稅萬厯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無名稅課然自隆慶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累詔察革不能去也迨兩宮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始開礦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榷兩淮餘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遍

天下非領稅卽領礦驅脅官吏務朘削焉權稅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戶趙承勛奏請始或徵市舶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採姦民納賄爲爪牙水陸行數十里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攘奪沒其全貲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士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輸稅所至數激民變帝不問諸所進或稱遺稅或稱節省銀或稱罰贖或稱額外贏餘又假買辦孝順之名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爲能稅監劉成因災荒請暫寬商稅中旨仍徵課四萬其嗜利如此三十三年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而稅使不撤又聽福府承奉謝文銓言設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戶部尙書趙世卿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潁墅揚州北新淮安多鈔關

歲徵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厯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歛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卽此各關不足之數也疏入不省寶坻銀魚厰永樂時設穆宗時止令估直備廟祀上供及是始以中

官坐

徵其稅後并移武清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葦網諸

稅且

縣天津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至擊殺覲吏事

聞詔法司治之監豎爲小戢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遺詔減天下稅額三之一免近今畸零小稅光宗立始盡蠲天下額外稅天啟五年戶部尙書李起元請復推水陸衝要依萬厯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禎初關稅每兩增一錢通

八關增五萬兩三年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
務俱如舊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為
三萬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
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萬
三俊悔疏爭不能已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
矣凡諸課程始收鈔間折收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
銀而折色本色遞年輪收本色歸內庫折色歸太倉

榷酤

薛氏掌幾酒謹酒幾者幾察酤賣過多及非
時者謹者使民節用酒也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人
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木為榷

者獨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令民得以律占租

賣酒升四錢劉歆曰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
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租即賣酒比

稅也賣酒升四錢民不得厚利爾王子侯表旁王莽時幾

況侯殷坐待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王莽時幾

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幹謂主領

之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子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

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也

也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

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旨美也論語孔子當周衰

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

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

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月

鑿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

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

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
及糟馱灰炭馱醉漿也給工器薪樵之費而人愈怨

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

隋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唐代宗廣德二年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此外
不問公私一切禁斷大歷六年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
絹進奉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復制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
收利以助軍費斛收直三十州縣總領滴簿私釀者論其罪
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
置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錢其酒戶與免雜差役獨淮南
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

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錢據實均率從之十二年戶部奏准勅文如配戶出榷酒錢處卽不得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恐諸州府先有不配戶出錢者卽須沽請委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米麴時價收利額足卽止太和八年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會昌六年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資助軍用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如聞禁止私酤過爲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今後如有私酤及置私麴者罪止一身同謀容縱任據罪處分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兼不得沒人家產昭宗世用度不

足易京畿邊鎮麴法後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
額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

後唐天成三年勅三京鄴諸道州府自今年七月後田苗每
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
徵納并不折色其京都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及關城草市
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許自造麴醞酒貨賣十分祇納二分
充榷酒錢榷酒戶外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麴供家不得更
私賣酒如有故違勒依中等酒戶納榷其村坊一任沽賣不
在納榷之限唐前改齊設錄今之秋苗有麴醞錢起於五代後
唐當時雖納麴錢而民間卻許自賣酒時移事
變麴錢之額遂爲定制而民間則禁私酤矣

長興元年赦文秋苗一畝元徵麴錢

五文今後止徵二文

周顯德四年勅停罷先置釀都務應鄉村人戶今後並許
自造米醋及買糟造醋供食人許於本州縣界就精美處
賣其酒釀條法依舊施行自晉漢以來諸道州府皆權計
額置都務以沽酒民間酒醋例皆滴薄上知其弊故命改法
能改秦漢錄魏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
錐刀之末請停之苦酒蓋醋也醋之有推自魏已然

宋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
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京官造釀聽民納直以取所在
置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樵及吏工奉料歲獲
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醕齊不良酒多醕薄至課民婚葬
量戶大小令酤民被其害歲儉物貴殆不償其費淳化五年
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貲

產長吏及大姓其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陝西雖榷酤而尙多遺利咸平五年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釀歲蠲其禁其榷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請罷杭州榷酤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戶歲賣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擾宜仍舊榷酒罷納所均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尙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咸平末江淮制置增榷酤錢頗爲煩刻景德二年詔毋增推自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榷四年詔中外不得更議增課

天禧初著作郎張師德使淮南上言鄉村酒戶年額少者望
并停廢從之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榷課錢百二十一萬四
千餘貫鐵錢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
餘貫天禧末榷課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
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二十九萬一千餘貫慶歷初
三司言陝西軍費不給尤資榷酤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
者第賞之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伍保輸錢以
充其數嘉祐治平中數戒止之治平四年詔蠲京師酒戶所
負榷錢十六萬緡又江南比歲增酒場強率人酤酒者禁止
皇祐中酒麴歲課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
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入金

帛絲纈芻粟材木之類總數四百萬七百六十治平中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熙寧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以祿吏周直孺言酒戶鬻酒虧額原於麴數多則酒亦多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損其利今宜減數增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不虧請以百八十萬斤爲定額閏年增十五萬斤舊直斤百六十八以百八十五爲數後增爲二百百用足數以便出入元豐二年詔在京鬻麴歲以百二十萬斤爲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鬻及舊額令復舊價酒戶負糟糯錢更期以二年帶輸并蠲未請麴數十萬斤又命畢仲衍與周直孺講求利病請損額置均給七十店令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

罰其炊醢非時擅益器量及用私麴皆立告賞法悉施行之而裁其價三年詔帶輸舊麴錢及倍罰錢仍寬以半歲未經免罰者蠲三之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許於舊宮院尊長及近屬寄醢增永興軍乾祐縣十酒場酒戶貢糟糯錢更令三年內增月限以輸并除限內罰息其倍罰麴錢已蠲三之一下戶更免一分崇甯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如所請令諸路官監酒直上者升增錢二中下增一以充學費餘裨轉運司歲用大觀四年兩浙轉運司請官監鬻糟錢別立額比較詔諸郡榷酒之地入出酒米并別遣倉官賣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縣鎮村并禁其息悉歸轉運司舊屬常平者如故政和二年淮南發運副

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務甲於諸路治平前歲課三十萬緡
今不過二十請分務爲三更置比較務二母增官吏兵匠仍
請本路諸郡并增務比較從之四年兩浙轉運司亦請置務
比較定課額詔酒務官二員者分兩務三員者復增一員雖
多毋得過四務內有官雖多而課息不廣者聽如舊是歲以
湖南路諸務糴釀錢分入提舉司令斤增錢三爲直達糧綱
水工之費立酒匠闕聽選試清務廂軍之法清務者本州選
刺供踏麴爨蒸之役闕則募人以充宣和三年發運使陳遵
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升權增錢五次增三爲江浙新
復州縣之用其後尙書省請令它路悉行之詔如其請所收
十之三悉充上供爲戶部用母入轉運司七年諸路鬻醋息

率十五爲公使餘如鈔房法令提刑司具儲備數毋得移用
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而歲稔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
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隨時增課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
司或分隸經總制司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變酒法
自成都先罷公帑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置隔釀設官主之
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下其法
於四路歲增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預焉
於是東南酒額亦日增矣四年米麴價高詔上等升增二十
下等增十八俟價平依舊紹興元年兩浙酒坊添淨利錢五
分季輸戶部又增諸酒錢上升二十下十文諸州軍賣酒虧
折隨宜增價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司先是酒有

定價每增須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矣六年罷四川酒官百七員其酒息微處并罷之七年行在置贍軍酒庫四川制置使胡世將立清酒務許民買撲歲爲錢四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槽法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及世將改官監所入又倍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爲三十九萬緡然隔槽之法始行聽舊務分槽醞賣官計所入米而收其課行之既久醞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輸不覈米而第取錢民始病矣十年罷贍軍酒庫官吏歸戶部以左曹郎中兼領十五年弛夔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庫并充贍軍激賞酒庫隸左右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務監官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監官賞格依舊

四萬三萬貫以上場務增一倍

減一年磨勘自二倍至四倍各如其數減磨勘年二萬一萬
貫已上場務增一倍減三季磨勘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
三年磨勘七千貫已上場務增倍升三季名次二倍減二年
磨勘三倍減一年半四倍減二年七千貫已下場務增一萬
貫減一年磨勘二萬貫減一年二十五年罷諸路漕司寄造
三萬貫減三年四萬貫減四年
酒三十年戶部侍郎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窠名至多
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店酤賣致酒務敗
壞詔罷諸州別置酒庫如軍糧酒庫坊月庫月椿庫之類并
省務寄造酒及帥司激買酒庫凡未
分隸經總制錢處並
立額分隸補趁虧額三十一年殿帥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
六歸之戶部同安郡王楊存中罷殿帥復以私撲酒坊九上
之歲收息六十萬緡有奇七分輸行在三分給漕計乾道元
年以浙東西犒賞庫六十四隸三衙輸課於左藏南庫餘錢
充隨年贍軍及造軍器臨安府安撫司酒務日售錢萬緡歲

收本錢百四十萬息錢百六十萬麴錢二萬羨餘入內藏者
二十萬其後增爲五十萬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瀚言江北民
困於酒坊至貧乏家不捐萬錢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乃申嚴
抑買之禁淳熙三年詔四川酒課折估困弊可減額錢四十
七萬三千五百餘緡令禮部給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
今歲減數明年於四川合給湖廣總所錢初趙開立隔釀法以紓一時之急其
後國家購兵罪縣經費率取給於此雖罷行增減不一而其法卒不可廢

遼市井之賦歸頭下惟酒稅納上京先是遼東新附地不權
酤而鹽麴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
山例加繩約民病之搆亂連年詔復其租民始靖

金中都都麴使司掌監知人戶醢造麴蘖辦課以佐國用餘

酒使監醢辦課都監掌簽署文簿檢視醢造

凡京都及真定皆爲都趙酒使

司設官吏同此它處置酒使司課及十萬貫設使副小都監五萬貫以上設使副一萬貫以上設使及都監不及二萬貫

爲院務設都監同監不及千貫之院務止設都監一員其天它視醋使司及榷場與酒稅相兼者視課多寡設官吏

會三年始命榷官以周歲爲滿大定八年定酒使司課及五

萬貫以上鹽場不及五萬貫者依舊例有才能累差不虧者

爲之九年大興縣官以廣陽鎮務虧課而懼奪其俸乃以酒

散部民使輸其稅大理寺以財非入已請以贖論上曰雖非

私贖而貧民被害若止從贖何以懲後特命解職二十七年

議以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收麴課而聽民酤上曰自昔監

官多私監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中都麴使

司大定間歲獲銀三十六萬一千五百貫承安元年歲獲四

十萬五千一百三十三貫西京酒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歲獲錢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泰和四年省奏在都麴使司自定課以來八年併增宜依舊法以八年通該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取新增諸物一分稅錢併入通爲課額以後五年一定制又令隨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錢六年制院務賣酒數各有差貞祐三年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稅歲及十萬貫者始設使司其後二萬貫亦設今河南使司五十餘貫虛費月廩宜依大定制元光元年復設麴使司醋稅自大定初設官榷之以助經用至二十三年罷之明昌五年言事者請復榷醋息課額俟當差官定之後罷承安三年省臣以國用

浩大復榷之五百貫以上設都監千貫以上設同監

元太宗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驗民戶多寡爲額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十兩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酒課亦改榷酤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課不隸鹽運司依舊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譚勒哲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坊百所

尋併爲三十所每所日醞不過二十五石十年復增三所至大三年增爲五十四所

明洪武二年令諸色人等踴造酒麴貨賣者赴務投稅違者依匿稅科斷其自行造酒家買用麴貨不在投稅之限如賣酒之家自無麴貨者須收買曾經投稅麴貨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若係自行造麴者亦赴務投稅

論曰王者行征商之政特以抑逐末之流而返諸本非謂軍國之需必待此而後給也至後世而酒有課醋有息凡民日用微細之物莫不先登王稅是直與閭閻爭利者耳豈復存先王寬大之體哉蓋嘗通古今而計之大抵開國之初人主多精明綜核出入立之限制而有

司不敢隱漏毫末是以算不及於舟車歛不逮於貨賄而府庫充然有餘裕焉數世以後綱紀漸弛主昏於上吏蠹於下雖使童山涸澤猶不能填谿壑無窮之慾徒見度支日日告乏而已當宋之末世蠲放之詔屢下然奸吏侵欺私增場稅商旅咨嗟致有法場之目明之將亡也中官恣虐於外所誅求不可勝計四方監稅之使方罷而旋復之雖屢激民變而帝未嘗以爲怪也至胡元一代總其酒醋之課所入歲得銀不下數百萬錠其取之可謂豐矣抑知民之旁午於其下者曷能勝旦夕之刻削哉嗟乎士不幸而仕於亂朝其居官行政宜視前代覆亡之轍爲鑒乃當其時而貿貿然或反爲之加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三

厲焉吾又不知其何心也

六典通考卷九十

湖西閭鎮珩輯

市政考

雜征

材木薪芻

炭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遠郊

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蕢芋梨冬之具也甸師帥

其徒以薪芻役外內饗之事役爲給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芻掌炭掌灰物

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灰給澣練炭之所共多

唐鈞盾署令掌供邦國薪芻之事丞爲之貳凡祭祀朝會賓

客享宴隨其差降而供給焉凡京官應給炭五品已上日二斤蕃客在館第一等入日三斤

已下各有差其和市木槿一十六萬根每歲納寺如用不足以苑內蒿根柴兼之其京北岐龍州募丁七千人每年各輸

六典通考卷九十

作木植八十根春秋二時送納若駕在都則於河南府諸縣市之少尹一人與卿相知檢察

凡殿中太僕

所管閑廐馬兩都皆五百里供其芻藁其關內隴右西使北

使南使諸牧監馬牛駝羊皆貯藁及芟草高原藁支七年芟草支四年平地藁

支五年芟草支三年下土藁支四年芟草二年其柴炭木植進內及供百官蕃客並

於農隙納之供內及宮人起十月畢二月供司竹監掌植養

園竹之事副監爲之貳凡宮掖及百司所須簾籠筐篋之屬

命工人擇其材幹以供之其筭則以時供尚食歲終以竹功

之多少爲之考課德宗用趙贊言竹木皆有稅及幸奉天乃

除之

宋元豐元年濱棣滄州竹木魚果炭箔稅不及百錢者蠲之

崇甯中言利析秋毫汧汭州縣創增鎖柵以牟稅利官賣石

炭增賣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有四腳鋪床
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錢淘沙金錢不得盡記
建炎元年凡殘破州縣免竹木甌瓦稅紹興三年臨安火免
竹木稅宰相樞密使月給薪千二百束參知政事樞密副使
宣徽使簽書樞密院事三司使三部使權三司使四百束三
部副使樞密都承旨一百五十束樞密副都承旨中書提點
五房一百束開封判官節度判官薪二十束蒿四十束開封
推官掌書記支使畱守節度推官防團軍事判官薪十五束
蒿三十束畱守判官薪二十束蒿三十束防團軍事推官薪
十束蒿二十束宰相樞密使歲給炭自十月至正月二百杵
餘月一百杵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簽書樞密院事三

司使三部使三十枰文明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龍圖閣學士十五枰都承旨二十枰

金典給署令掌宮中所用薪炭冰燭司竹監督勾掌藉養竹

園採斫之事

司吏一人監兵百人給藉養採斫之役

歲採入破竹五十萬竿春

秋輸都水監備河防餘邊刀斧皮等賣錢三千貫葦錢二千貫爲額

元河南懷孟陝西京兆鳳翔有在官竹園初立司竹監掌之歲令稅課所官以時採斫定價三等易於民間至元四年制國用使司印造懷孟等路司竹監竹引一萬道每道取工墨一錢賣皆給引二十二年罷司竹監聽民自賣輸稅尋用郭峻言衛州復立竹課提舉司凡輝懷嵩洛荆襄益都宿梓等

處竹貨皆隸焉在官辦課在民輸稅二十九年丞相諤勒哲言懷孟竹課頻年斫伐已損課無所出科民以輸宜罷其課長養數年從之天歷中煤炭課鈔二千六百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煤木所二千四百九十六錠二十四兩五錢柴課安豐路三十五錠十一兩七錢

明提督易州山廠掌督御用柴炭之事初於沿江蘆州并龍江瓦屑二場取用柴炭永樂遷都於白羊口黃花鎮紅螺山等處採辦宣德四年始設易州山廠專官總理先是後軍都督府供柴炭役宣府十七衛所軍士採之邊關宣宗初以邊木以扼敵騎且邊軍不宜他役詔免其採伐令歲納銀二萬餘兩後府召商買納及置易州山廠令工部侍郎督之僉北

直山東山西民夫轉運而後府輸銀召商如故初歲用薪止
二千萬餘斤弘治中增至四千萬餘斤轉運既艱北直山東
山西乃悉輸銀召商正德中用薪益多增直三萬餘兩凡收
受柴炭加耗十之三中官輒私加數倍逋負日積至以三年
正供補一年之耗尙書李鏊議令正耗相準而主收者復私
加乃以四萬斤爲萬斤又有輸納浮費民弗能堪世宗乃酌
減之隆慶五年後府採納艱苦改屬兵部車駕萬厯中歲計
柴價銀三十萬兩中官得自徵比諸商酷刑悉索人以惜薪
司爲陷阱云採木之役自永樂四年遣尙書宋禮如四川侍
郎古析如江西師達金純如湖廣副都御史劉觀如浙江僉
都御史史仲誠如山西禮言有數大木一夕自浮大谷達於

江天子以爲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遣官祠祭十年復命禮採
木四川仁宗立已其役宣德元年修南京天地山川壇殿宇
復命侍郎黃宗載吳廷用採木湖廣未幾因旱災已之尋復
採大木湖廣而諭工部酌省未幾復罷其他處亦時採時罷
弘治時發內帑修清甯宮停四川採木正德時採木湖廣川
貴命侍郎劉丙督運太監劉養劾其不中梁棟責陳狀工部
尙書李鐓奪俸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戶所及衛卒二十年宗
廟災遣工部侍郎潘鑑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廣四川採辦大
木二十六年復遣工部侍郎劉伯躍採於川湖貴州湖廣一
省費至三百三十九萬餘兩又遣官覈諸處遺畱大木并河
州縣尤苦之萬厯中三殿工興採楠杉諸木於湖廣四川貴

州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徵諸民間而採鷹平條橋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逋直至二十五萬虛糜乾沒公私交困焉

魚稞

陂池河泊

漢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未足任宜如故上不聽

後漢永元五年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圃悉以假貧民採捕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魚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稅十五年令百姓鰾寡漁採陂

池勿收假稅永初三年詔以鴻池假與貧民

宋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爇山封水保爲家利富强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樵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請損益舊條更申常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賊一丈以上皆棄市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至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爇爇種竹木薪果爲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鱸鰒常加工修作者并不追舊各以官品占山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并計贓依常盜論從之

齊武帝時王敬則爲東揚州刺史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土
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課斂爲錢以送臺庫帝納
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
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人自爲用若甲分
毀壞則年一修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
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
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
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尙多尋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
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
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
一人直水五人檢察禁物及荻炭魚薪之類出津者并十分

稅一

唐都水使者掌川澤津梁之政令凡漁浦之禁衡虞之守皆由其屬而總制之凡獻享賓客則供川澤之奠凡京畿之內渠堰陂池之壞決則下於所由而後修每渠及斗門置長各一人以庶人年五十以上并勳官及停家職資有幹用者爲之至溉田時乃令節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每歲府縣差官一人以都察之歲終錄其功以爲考課

宋淳化元年詔諸魚池舊皆省司管係與民爭利非朕素懷自今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如經市貨賣乃收稅先時淮南江浙荆湖廣南福建當僭僞時江湖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或令人戶占賣輸課或遣吏主持帝聞其弊

詔除之又橘園水磴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牯牛骨
溉田水利等名皆僞國舊制累詔廢省

金大定二十九年戶部言天下河泊已許與民同利其七處
設官可罷之委所屬禁豪強毋得擅其利章帝時江淮以南
魚利皆弛其禁

元河泊課鈔五萬七千六百四十三錠二十三兩四錢池塘
課鈔一千九錠二十六兩五錢魚苗課龍興路六十五錠八
兩五錢

明河泊所取魚課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鹽山縣

津渡

船稅

五代時有津渡之算水或枯涸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

償

宋建隆元年詔滄德棣淄齊鄆乾渡三十九處除其算錢或水漲聽民置渡諸州類是者多蠲除陳州私置蔡河瑣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征太平興國中詔除之至道元年詔江南谿渡多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輸官課而厚算行旅州縣宜加嚴禁所輸年額錢五千以下並免近使人戶掌船濟渡毋得擾人紹興三年四方稅間有增置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

明永樂中舟船僱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於是有漕縣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濬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

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甯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正統初罷濟甯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漕縣鈔關於河西務船料當輸六十貫者減爲二十貫于謙柄國船料減至十五貫始時鈔關估船料定稅旣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爲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世宗以成尺爲限勿科畸零

義錢率貨

後漢順帝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尙書僕射虞詡上疏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取受勾勾不絕譴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

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走卒五百之類行鞭杖者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身也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責州郡譴罰輸贖自此而止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師南侵軍用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民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卽還

唐肅宗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鄭叔清等借江淮富商石族訾什收其二謂之率貸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悅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

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

修城錢

齊武帝卽位詔免逋城錢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宋太始初受官者萬計令僕以下並不輸送文符督切在所擾亂至是蕩除百姓悅焉

納禮錢

唐制凡視事中書省者納禮錢三千緡

後唐天成元年門下中書兩省狀準舊例檢校官合納光省禮錢近降敕命除胡衛勳庸藩垣將佐外其餘不帶平章事

節度使及防禦團練刺史諸道副使郎中以下并三司職掌
鹽院官縣令錄事參軍判司等凡關此例并可徵收伏緣省
司舊例別無錢物祇徵禮錢以充公廨破使遭值離亂致失
規繩乞依元例徵理自防禦團練刺史至諸道將校押衙各
納錢有差十二月中書奏準故事應諸道藩鎮帶平章事處
納禮錢五百千充中書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內鋪陳什物
敕從之

宋建隆二年詔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
節度使依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二百千藩鎮五百千充
中書門下公用仍於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已經納者後雖
轉官不在更納舊相復入者納如數

香稅

宋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樵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三千斤水路一萬斤爲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依行在品替成套召人算請所售之價每五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大食蕃客囉辛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郎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及一百萬兩轉一官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推賞淳熙二年郴桂寇起以科買乳香爲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竝輸行在樵貨務免科降嘉定

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爲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易

珠池

明廣東珠池英宗始使中官監守天順間一採之至弘治十二年歲久珠老得最多費銀萬餘獲珠二萬八千兩遂罷監守中官嘉靖五年採珠小而嫩八年復詔採兩廣巡撫林富言五年採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復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

聖政所宜有皆不聽隆慶六年詔雲南進寶石二萬塊廣東採珠八千兩神宗以太后進奉諸王皇子公主冊立分封婚禮令歲辦金珠寶石復遣中官採珠五千一百餘兩給事中包見捷力諫不納

間架

唐德宗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錢一千下間錢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畱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計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

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其法既行市巧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譟滿天下

金大定三年定城郭出賃房稅之制明昌元年免賃房稅三年詔減南京出賃官房及地基錢

元房地租錢鈔一萬二千五十三錠四十八兩四錢門攤課鈔二萬六千八百九十九錠一十九兩一錢

明太祖初收官店錢卽吳王位減收之改在京官店爲宣課司府縣官店爲通課司洪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鈔

丐契

稅契始於東晉歷代史文簡略不能盡考宋太祖開寶二年

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

陳傳良曰

元降指揮應典賣物會問鄰有不願即書之於帳聽兩月批印違者依漏稅法所以防姦偽省獄訟非私之也慶歷四年始有每貫收稅錢四十文省之條宣和四年發運使經制兩浙江東路陳亨伯奏乞淮浙江湖福建七路每貫增收二十文充經制移用通舊收錢不得過一百省紹興五年三月敕每貫勘得產人合銷錢一十文入總制名起發乾道七年戶部尚書曾懷奏人戶交易十貫內正錢一貫除六百九十五文充經總制外有三百二十五文存畱一半餘入總制錢至是牙契爲州元豐時令民交易官爲之據因收其息崇甯三縣利源矣

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并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息不得過一倍宣和五年詔諸路所收鈔旁定帖錢除兩浙路隸應奉外餘路並逐州委通判拘收與發運司充采本建炎元年敕前典賣田宅馬牛之類違限印契合納被稅者限百日許

自陳黼免二年復鈔旁定帖錢

靖康時常罷之

紹興二年右朝奉郎

姚沆言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書業人許詣所屬陳理本縣

下隣保證實給戶帖從之五年令諸路通判印賣田宅契紙

自今民間競產執出白契者毋得行用從兩浙運副吳革請

也

革言田宅契書縣以厚契印造遇人戶有典賣納紙末本錢賣契書填緣縣典自掌印板往往多印私賣致有論訴

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干字文號印造每月給付諸縣遇民買契當官給付冬十一月詔州縣出賣

戶帖令民間自行開具所管地宅田畝間架之數而輸其直

既而用中書言乃立定價坊郭鄉村出等戶三十千鄉村五

等坊郭九等戶一千凡六等惟閩廣下戶差減期一等足計

綱赴行在旱傷四分以上權住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詔

州縣止以簿籍見在數目出給戶帖時州縣追呼頗擾乃命

通判職官詣諸邑面付人戶兩浙下戶展限二月諸路簿籍
不存者許先納價俟造簿畢給帖二十六年戶部言印契違
限者罪之而沒其產太重欲依紹興法限六十日投稅再限
六十日齎錢請契從之二十七年詔人戶買賣耕牛免納契
稅乾道七年戶部言人戶違限不納或於契內減落價買規
免稅錢許人併出產戶陳首將物業半給賞半沒官正稅
錢一百帶納頭子錢二十一州縣過數拘收公人邀阻作弊
并重置典憲從之臣僚言民交易先過割後稅契凡進產家
限十日繳連小契自陳令本縣取索兩家砧基赤契并以三
色官簿夏稅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點對批鑒如不先經過割不許
投稅詔修立成法八年詔監司州郡無得擅免倍稅契違者

坐之六年重修清熙法成上親筆圈記人戶內驢馬船契書收稅諭輔臣刪去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七年臣僚言民間典賣田產必使請官契輸稅錢意不徒利也慮高貲之家兼并下戶日益股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縣以人戶物力科配空給印紙名爲預借契錢殊失法意詔禁止嘉定十三年臣僚言州縣交易但立草契請印紙粘接不經官投報者不知其幾印契具文過割可廢間有交易已畢遷徙他郡二稅茫無所歸州縣徒費追擾至於改換等色減退畝步者不知其幾乞申嚴成法從之

元制凡典賣田宅不納稅者禁之天歷初契本三十萬三千八百道每道鈔一兩五錢計中統鈔九千一百一十四錠

明制買賣田宅頭匹必投契本別納紙價稅課司凡民間買田宅必操契券請印乃得收戶則征其直百之三

宋四川雜征

建炎三年趙開為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用便宜截三路上

供錢西川陝布紹給陝西河東京西者四年盡起元豐以來諸路常平司坊場

錢次科激賞是年利夔三萬正東三萬正西三萬正紹興十六年減次奇零

絹估錢歲三十萬正西川正理十一萬正東三萬正紹興十六年減次奇零

康六郡正輸估錢二百餘萬引次常平司積年本息所謂青苗

錢建炎元年括次對糴米戶當輸稅百石又科及它名色錢

得入百餘萬糴米糴百石故日對糴

如酒等先朝常賦外歲增錢二千六十八萬而茶不預紹興五年席益為四川安撫制置大使數增錢引六年都官員外

郎馮康國言四川地狹民貧祖宗時正稅重者折科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無偏重偏輕之患近年漕總二司輒更舊法取數務多致民棄業逃移望并罷之詔如其請九年和議成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宣諭陝西還以金四千兩銀二十萬兩輸激賞庫皆取諸蜀者上諭宰臣四川前日橫歛宜減以紓民自金人犯陝蜀趙開職饋餉軍用無乏茶鹽榷酤奇零絹布之征自是爲蜀常賦雖屢經蠲減而害不去及鄭剛中爲川陝宣諭使獻黃金萬兩奏減成都路對糴米三之一已又奏減兩川米腳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絹二萬疋免剗增酒錢三萬四千緡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充邊費先是剛中奏本司舊貯備邊歲入錢引八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撥供

歲計即可對減增添寬省民力於是詔減四川科敷虛額錢
歲二百八十五萬緡兩川布估錢三十六萬五千緡夔路鹽
錢七萬六千緡坊場河渡淨利抽貫稅錢四萬六千餘緡又
減兩川米腳錢四十二萬緡時宣撫司降賜庫貯米一百萬
石命分數均減十八年以太府少卿汪召嗣總領四川財賦
軍馬錢糧宣撫司降賜庫錢除制置司取撥二十萬緡餘令
總領所貯之二十二年總領所奏蠲諸路欠紹興十七年以
前折估羅本等錢一百二十九萬餘緡米九萬八千七百餘
石綾絹一萬四千餘疋先是講和後歲減錢四百六十二萬
緡有奇朝廷猶以爲重二十五年以符行中等言減兩川絹
估錢二十八萬緡潼川府秋稅腳錢四萬緡利路科斛腳錢

十二萬緡兩川米腳錢四十萬緡鹽酒重額錢七十四萬緡
激賞絹九千餘疋合一百六千餘萬緡蜀州縣折估糴本等
逋欠二百九十二萬緡二十六年潼川轉運判官王之望奏
減四川上供之半二十七年減三川對糴米十六萬九千餘
石夔路激賞絹五萬疋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有奇潼川
成都奇零折帛疋一千又減韓球所增茶額四百六十二萬
餘斤茶司引息虛額錢歲九十五萬餘緡初利州舊宣撫司
有積緡二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撥守臣請畱其
半是歲二十九年蜀四川折估糴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
乾道二年蜀奇欠白稅契錢三十七萬餘緡三年蜀川秦茶
馬兩司州縣侵用及民積欠六十六萬四千九百餘緡四年

又詔諸州欠贍軍諸窠名錢物暨退剝虧分之數及漏底折欠等錢并蠲之蠲成都人戶理運對糴米腳錢三十五萬緡
淳熙十六年詔四川歲發湖廣總領所綱運百三十五萬六千餘貫自明年始與免三年當議對減鹽酒之額制置總領同諸路轉運提刑司條上其湖廣歲計朝廷當自給之紹熙四年蠲成都潼川兩路奇零緡估錢引四十七萬一千四百五十餘道潼川府激賞緡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疋嘉定七年蠲四川州縣鹽酒課額三年其合輸湖廣總領所綱運亦免三年十一年蠲天水軍今年租役差科西和州蠲十之七成州蠲十之六將利河池兩縣各蠲十之五

馬端臨曰天下商稅惟四

蜀獨重雖夔戎間小壘其數亦倍蓰於內地之壯郡然會要言四蜀所納皆鐵錢十緡及銅錢之一則數雖多所取亦未

爲甚重而熙寧十年以後再定之額它郡皆增於
前面四蜀獨減於舊豈亦以元額偏重之故歟

金物力錢

木綿提舉司

金制物力錢外有舖馬軍需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
名目細瑣不可殫述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
馬等錢大定中府庫充積悉罷去章宗時置浙東江東江西
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

元額外課

元額外課三十二

歲課皆有額此課不在額中

曰曆日契本河泊山場窑

冶房地租門攤池塘蒲葦食羊荻葦煤炭撞岸山查麴魚漆
薛山澤蕩柳牙例乳牛抽分蒲魚苗柴羊皮磁竹葦薑白藥

明上供採造

洪武時宮禁市物視時估加十錢永樂初斥言採五色石者
且以溫州輸礬困民罷染色布然工役繁興徵取稍急非土
所有民破產購之軍器之需尤無算仁宗時山場園林湖池
坑冶果樹蠶蜜宮設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罷開辦金銀其他
紙綾紵絲紗羅縠緞香貨銀硃金箔紅花茜草麝皮香蠟藥
物果品海味硃紅戩金龍鳳器物多罷減副都御史弋謙言
有司給買辦物料價十不償一無異空取帝嘉納諭工部察
懲自軍器軍需外凡買辦者盡停止然有司奉行不實宦者
輒名採辦虐取於民英宗立罷諸處採買及造下西洋船木
諸冗費正統八年以買辦擾民始令於存畱錢糧內折納就
近解兩京憲宗時購書採藥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孑遺抑賣

鹽引私採禽鳥糜官帑納私賂動以巨萬計太嶽太和山降
眞諸香通三歲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內府物料有至五六倍
者孝宗頗有減省甘肅巡撫羅明言鎮守分守內外官競尙
貢獻各遣使屬邊衛搜方物名曰採辦實扣軍士月糧馬價
或巧取番人大馬奇珍且設膳乳諸房僉厨役造酥油諸物
比及起運沿途騷擾乞悉罷之報可武宗任劉瑾漁利無厭
鎮守中官率貢銀萬計皇店諸名不一歲辦多非土產諸布
政使來朝各陳進貢之害皆不省世宗初內府供應減正德
什九中年以後營建齋醮採木採香採珠玉寶石吏民奔命
不暇用黃白蠟至三十餘萬斤又有召買有折色視正數三
倍沉香降香海漆諸香至十餘萬斤又分道購龍涎香使者

請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澤朝日壇爵用紅黃玉求不得購之陝西邊境遣使覓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太倉之銀頗取入承運庫辦金寶珍珠於是猫兒睛祖母碌石綠徹李泥石紅刺石北河洗石金剛鑽朱藍石紫英石甘黃玉無所不購穆宗承之購珠寶益急神宗初內承運庫太監崔敏請買金珠張居正封還敏疏事遂寢久之帝已黷貨開採之議大興費以鉅萬計珠寶價增舊二十倍戶部尙書陳渠言庫藏已竭宜加撙節中旨切責而順天府尹以大珠鴟青購買不如旨鑄級至於末年內使雜出採造益繁內府告匱至移濟邊銀以供之

世宗末年歲用止十七萬兩穆宗裁二萬止十五萬餘萬厯初年益減至十三四萬

中年漸增幾三十萬而舖戶之累滋甚時中官進納索賂名舖墊錢費不啻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僉京師富戶爲商令

下被僉者如赴死重賄營免官司密鈎若緝姦盜宛平知縣
劉日淑請厚估先發以贍民困自後商累益重有輸物於官
終不得一錢者熹宗一聽中官採造尤夥莊烈帝立始務釐剔節省
而庫藏已耗竭矣

山澤之征

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疏漆林特重者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

山虞掌

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

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林衡掌巡林禁之禁令

而平其守

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禁之部分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

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

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國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

于玉府謂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爲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

漢文帝後六年弛山澤章俊卿曰漢之山澤屬池之稅本以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謂山林苑池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主海稅果丞主果實二者皆少府屬官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則亦不盡屬之也惟文帝時稍弛其賦而後世猶有增益其稅而故爲六筦之令其增損行廢故有時也王莽設六筦之令諸採取名山澤眾物者稅之

唐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而辨其時禁凡

京兆河南二都其近爲四郊三百里皆不得弋獵採捕每年五月

正月九月皆禁屠殺採捕凡五嶽及名山能蘊靈產異興雲致雨有利於

人者皆禁其樵採時禱祭焉士曹司士掌通山澤之利以贍貧人凡州界內有出銅鐵處官不採者聽百姓私採煮鑄得

銅及白蠟官爲市取如欲折充課役亦聽之其四邊無問公私不得置鐵冶及採銅自餘山川藪澤之利公私共之致壤異之貨以備國用是以官無禁利人無稽市凡知山澤有異銅鐵彩色雜物處堪供國用者奏聞

金明昌二年諭提刑司禁勢力家不得固山澤之利

元山場課鈔七百一十九錠四十九兩一錢山澤課鈔二十四錠二十一兩一錢武宗時屢弛山場蘆蕩之禁

論曰古者山林藪澤不設禁令百物之產悉推以予民及兩漢盛時猶存此意自晉宋板蕩宇縣分裂歲入不足以給國用而征賦之名日增凡竹木陂池禽魚采捕近至津渡舟楫之類苟利所在無微勿取甚至率貸于

豪商徵禮于公卿取傭于房舍厥名既陋其義尤乖以天子四海之富下而行庶氓失業之事蓋亦不足道矣南宋一代茶鹽礬而外惟香利爲最厚而四川偏狹之地財賦所入加于東南數倍當時民之生其地者不知何以堪此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始漢之桑孔唐之趙贊皇甫鏞宋之蔡京其言利也叢密其取民也苛切而利源一開後雖有仁厚之主廉潔之臣莫能舉其法而廢之故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嗚乎可戒也哉